



(CFP图)

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初春，我就发现燕子回来筑巢的端倪，房前屋后，燕舞翩跹。闽南的建筑，大多有向外探出的屋檐或者过道，这便成了燕子筑巢的首选。燕恋旧巢，若是没有往年搭好的窝，它们还会继续选用，破旧的地方稍加维修就好。若是没有现成的，燕子会不辞辛苦地衔泥结草搭窝，然后，便是燕语呢喃，产蛋、孵化，日复一日，忙碌不停。待到小燕羽翼丰满，便迫随着燕爸燕妈一起展翅高飞。它们在风雨中一起穿过竹林松枝，

燕回时

□刘辉煌

飞过稻田地，与辛勤的农民和纵横的阡陌构成一幅春天的浪漫画卷。

后来的某一个周末，我猛然抬头的瞬间，发现老家屋檐下已经新筑了燕巢，两颗圆鼓鼓的小脑袋正好奇地探向窗外，黄黄的嘴壳，好奇的黑眼珠四处扫视着，那呆头呆脑、憨态可掬的样子，差点儿把我萌化了。正当我全神贯注地与它们对视时，燕爸燕妈衔满了食物，凌空飞了过来，扑腾着翅膀，也不落脚，小燕子争先恐后地张开黄黄的嘴巴，里边粉红的嗓子眼都清晰可见，叽叽喳喳抢着等待喂食，这一幕，既温馨又可爱。

“小燕子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。”在我的记忆中，每年春天老家的屋檐下都会飞来一群燕子，白腹黑背，燕尾长长，异常俊俏。母亲告诉我，燕子是益鸟，燕子来筑巢，象征着家庭和和睦睦，家运兴旺。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不

能伤害燕子。燕子来时，母亲不仅会定时投喂稻谷和剩饭，为了方便它们出入，还特意敞开大门，燕子落下的粪便，每天也会及时清理干净。久了，原本怯生生的燕子就胆大起来，人与燕子和谐共处。实际上，燕子喜欢安静、安全的环境，这样的家庭，起码平日不会大吵大闹，相得益彰。

燕子的一生注定是忙碌的。春来秋去，飞来飞去，跨越山海，小小的躯体，迸发出巨大的能量，除了天生能飞翔的自然属性外，它们又是靠着怎样的一种信念，一年又一年，做出如此伟大的举动？尤其是爱情的结晶——小燕子孵化出来以后，燕爸燕妈就更忙碌了。它们风雨无阻，只为了衔更多的食物回来喂给嗷嗷待哺的小燕子。每天周而复始，几乎不知道疲倦。有时候，它们在捕食的过程中，还会遭到其他猛禽的攻击，时时刻刻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。小时候我时常在想，燕子这样忙得连轴转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长大后我才恍然大悟，这就是一种责任，燕子们唯有不畏艰难险阻，夜伏昼出，衔泥捉虫，不断地繁衍生息，才能让燕群

兴盛不衰。

我曾看到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家，燕子不惜和企图“鸠占鹊巢”的麻雀厮杀抢夺，直至将麻雀彻底赶出；我曾看到，为了拯救刚孵出的小燕子，燕子不惜以自己薄弱的小身躯和凶恶的老鹰搏斗拼杀，以弱胜强；我也曾看到，为了喂饱饥饿的小燕子，燕爸燕妈在风雨雷电中勇敢穿行，只为了多捉些可口的小虫子回来，孩子就是它的寄托和希望……我感觉燕子像极了人间的父母，父母也像极了燕子。当了父母，就一心一意为了孩子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拉扯大。尽管我们已成家立业，还会为我们继续操心。在这一点上，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？都是为了繁衍生息，让这个世界尽量完善和多彩，而发本能地把爱都给了下一代。也许，燕子和天下父母有着心灵的相通吧，都毫不吝惜地贡献自己的一切给孩子，而不求回报。

小小的燕子，承载了我多少儿时的遐想和期盼，也寄托了多少父母的心愿和希望。我们寂寂无名的祖祖辈辈，就如同这燕子一般，传承接续，生生不息。



心很贵，一定要装美好的东西。



金井甘泉

□黄良

晋江金井，枕山面海，围头湾潮声日夜不息。在古镇旧街深处，一方古井静立千年，井沿磨得温润光滑，碑刻“金井甘泉”四字苍劲依旧。这口井，是海的馈赠，是岁月的印记，更是闽南侨乡人心中，淡水与咸浪、故土与远方、安稳与漂泊的永恒对话。

海是金井的宿命，也是侨乡的来路。古时井尾港帆樯林立，渔舟、商船、渡海谋生的侨民，都在这片海湾起锚。海风咸涩，浪涛汹涌，淡水便是离乡人最珍贵的念想。相传唐初，先民傍海而居，苦于咸水难饮，一日海滩潮退，石缝间竟涌出清冽甘泉，取之不竭，饮之甘醇。乡人砌石为井，视若珍宝，这便是金井甘泉的雏形。井依海生，不咸不浊，潮涨不漫，潮落不竭，仿佛天地特意在这片海岸留下一滴温柔。

最动人的传说，系于南宋烽火。宋末幼帝南奔，船队泊于井尾港，君臣颠沛，口渴难耐。海风卷着咸腥，四下无淡水可寻，侍从于古井中汲水奉上，幼帝饮下，顿觉甘润清心，疲惫尽散，龙颜大悦，脱口赞道：“真乃金井甘泉也！”金井之名，自此传遍闽南。一方古井，在王朝飘零的时刻，以一汪清泉护佑生灵；一片沧海，在风雨飘摇的岁月，以一湾港湾收留山河往事。井与海，从此刻下家国印记，温柔而厚重。

海有风浪，井有安宁，更有侨乡人的牵挂。古人依海谋生，行船出海，生死难料，便在井畔建妈祖天后宫，香火千年不绝。那时节，多少金井子弟，别妻离子，远赴南洋。临行前，必到井边，掬一捧甘泉喝下，再装一瓶井水带上船，把故土的清冽、亲人的祈愿，一同装进心里，驶向茫茫沧海。

归航时，船刚入港，脚步未稳，最先奔去的，仍是这口井。洗去一身咸涩，饮下满心安稳，才敢说一句：“我回家了。”井是起点，也是归宿；海是远方，也是一牵挂。甘泉入喉，便知家在眼前；潮声入耳，便知根在此间。

千百年来，甘泉滋养着侨乡烟火。清晨，挑水人的扁担吱呀，桶晃清波，与海浪声应和；午后，老榕树下，井水沏茶，茶香里飘着南洋旧事；黄昏，渔舟满载归来，孩童捧井水嬉戏，波光映着晚霞，温柔了时光。井不言语，却见证着生老嫁娶、聚散离合；海不喧哗，却记录着帆起帆落、远走归来。多少侨乡人下南洋，过番邦，带一杯井土，藏一瓶井水，把故土的甘冽，寄存在天涯海角。一封封侨批漂洋过海，字里行间，总念着家乡的井、家乡的泉；一艘艘侨汇归来，承载的，是隔海相望的思念与担当。无论走多远，梦里总有一汪清泉，一片沧海，那是刻在闽南侨乡血脉里的乡愁。

潮起潮落，岁月流转，如今旧街依旧，古井犹存。井泉清冽，依旧映着天光；海潮澎湃，依旧拍着堤岸。井与海，一静一动，一柔一刚，一淡一浓，相守千年，从未分离。海给了金井开阔的胸襟，敢闯敢拼、远渡重洋；井给了金井温润的本心，不忘来路、念祖思亲。海书写着侨乡的闯荡与开拓，井守护着故土的安宁与初心。

站在井边，听潮声隐隐，望古井悠悠。水自石出，泉从心生，海在眼前，家在心底。金井甘泉与海的故事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，却藏着侨乡人最朴素的人间真理：纵有沧海辽阔，亦有甘泉安心；纵有风雨漂泊，终有故土可归。

这汪甘泉，这片海，守着闽南的烟火，记着千年的过往，等着每一个漂洋过海的归人。风来，井影微动；潮来，心亦安然。金井的故事，是井与海的相守，是人与故土的情深，是侨乡儿女漂洋万里、心向家园的岁岁年年。



位于金井镇旧街的家传老井“金井甘泉”(洪定 摄)

回首

布田

□蔡天敏

在闽南话里，“插秧”叫作“布田”。我居住在闽南小镇，见惯了布田的场景，还亲自布过田。农民在上年秋冬之际，收割完稻田后，会犁开田地敞露，让阳光照耀，增加土地墒情，这种做法也叫“晒白”。新春播秧时节一到，便开始“溶田”作业。农民给稻田施加底肥，再耙平耙细后，就可以布田了。而布田，首先是诗意的，古人便描绘出这般美景：“泓泓碧漾新荷，猎猎斜风颤绿莎。农事正忙三月后，野田齐唱插秧歌。”每逢插秧时节，草木日渐葳蕤，处处生机盎然，稻田一片忙碌景象……

布田是个技巧活儿。一个“布”字，用语精准，饱含智慧与匠心。稻农以稻田为舞台，以秧苗为笔墨，在水田里铺展一幅生机盎然的农事画卷。我见过为了秧苗纵横成线成行，稻农会拉上细绳网格，架在稻田之上。当然，经验老到的老农，无需此举。只是农事繁忙，生手熟手夹杂，拉网更便于新手

插秧，这里面也少不了传、帮、带。

开始布田了，先由经验最足的“老把头”，根据田块形状与地势，确定插秧朝向与排布。老把头手艺最高，堪称布田的“领头人”。第一行秧苗，便由他先插，算是“起个样”。

这种代际传艺，让人联想到“排兵布阵”，既见出农人对农事的精心谋划，也让我们看见田间躬耕的辛劳。“布田”里藏着农人的智慧巧思，也裹着他们对土地的脉脉温情，满是鲜活的烟火气。

春季布田，赤脚踏进泥田，凉意透心。我第一次布田，便深感其难。一汪水田，凉彻脚底。几寸深的田水，表面泛着粼粼波光，不知从何处游来的“水剪刀”，在水面轻快滑行。移步插秧时，脚下常会冒出水泡，那是田泥下尚未沥干的稻草松散所致。

致，这是最真切的布田感受。

布田的难处，还不止于此，更要提防水蛇吸附在腿上吸血。有些姑娘布田时，撞见水蛇上身，往往花容失色、惊呼连连，也成了稻田里一景。越是辛苦的劳作，收获感越是强烈。站在田埂上，看见新插的秧苗整齐排列水中，一种劳动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。

民间也总结出布田门道：“左手握秧要松，右手插苗要快，前进脚步要踩准，后退脚步不能乱。”五代布袋和尚有《插秧偈》，生动道出布田景象与人生禅意：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心地清净

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

在我看来，写布田最传神的，当属宋代诗人杨万里。他的《插秧歌》，写尽农人冒雨插秧的浓郁气息：“田夫抛秧田妇接，小儿拔秧大儿插。笠是兜鍪蓑是甲，雨从头上湿到脚。唤渠朝餐歇半霎，低头折腰只不答。秧根未牢莳未匝，照管鹅儿与鸭儿。”你看，布田时节一家人辛勤忙碌，团结合作，暖意融融。

春寒刺骨、泥水浸脚、长久弯腰，还要提防水蛇，布田本就是一桩艰辛农事，也正因此，才最容易成为人们心底深刻难忘的记忆。

四季

感谢春雨

□郑亚鸿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”春雨有吉祥的寓意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就将春雨比喻为生命之水，比喻为恩泽。然而，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，触景生情，对春雨的感受也不尽相同。

20世纪60年代末，我上山下乡到德化山区插队。德化年均降水量1800毫米左右，为福建省多雨区之一。有时雨一下就是十天半个月，如果不是农忙，雨天一般不下地干活。那时没有电视，没有手机，连可看的书也很少。在偏僻的山村，面对烟雨茫茫的田野和群山，无处可去，只能整天待在屋子里，让人觉得无聊烦闷，心情有如诗人贾岛所写：“日日雨不断，愁杀望山人。”更不妙的是，有时柴火也告急。因为当地封山，打柴要翻山越岭到邻近公社的山上，让我们望而生畏。柴火储备不多，最担心没柴做饭。我们集体户前有棵梅树，看着被雨打落在地的梅花瓣，我想起陆游的诗句：“片

片红梅落，纤纤绿草生。无端夜来雨，又碍出门行。”他那时的心情大概和我们一样，希望能雨过天晴。然而，望着田野里的庄稼，在最需要雨水滋润的时候，来了一场及时雨，又觉得释然。淅淅沥沥的春雨中，雨生百谷，沐一场人间春色，听一曲万物生长。如吴未淳诗曰：“及时雨，窗外听，润物细无声。想田里秧苗绿，原头牧草青。真个好多情，为人间送来了丰年瑞徵。”

后来，我到水库工作。所在水库承担着向下游农田灌溉、生产生活供水，以及防汛抗洪、发供电等任务。遇到冬旱，水库水位下降，既要保障灌溉、供水，发供电就受到限制，而员工的工资福利主要靠发供电收入。当时行业内流行着一句话：“下雨就是下钱。”我们都体会到“春雨贵如油”，盼着多下一些雨，最好还是大雨。

春雨代表着生机和活力，代表着希望。《庄子·外物》曰：“春雨日时，草木怒生。”春雨让春天变得更加美丽，更加迷人，更加可爱！春雨春景，有田园之美，也有“种”下幸福生活的殷殷期望。闽南烟雨是一幅优美的水墨画，每一笔都是乡愁，关于故人，关于往事。

马年春雨还真如杜甫所言知时节。你看泉州，春节长假它不来，让人们走街串巷，挨家挨户到亲友家拜年，平安出行；让众多游客畅游泉州，尽兴而归。直至春节长假结束，它才降临，多么善解人意！而且它不像夏雨那么猛烈，不像秋雨那样缠绵，不像冬天的雨那么冰冷。它用自己独特的温柔和细腻触摸着大地，唤醒所有美好的生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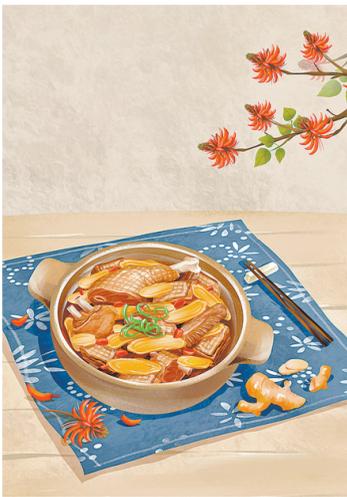
春雨，春天的精华，不言回报的默默付出者。感谢春雨！



檐角的守望

□柯芬莹

站上高处，他唤来浪涛
金鱼，鲞鱼，螃蟹，鲤鱼，遨游不已
他还布下一片森林
狮子，老虎，麒麟，大象，蝙蝠，鸳鸯
都是守护者
他的果园栽满石榴，葡萄，南瓜，佛手
剪碎红土里的艳丽，收集远来雨水
又将它们还给大海
留驻闽南，中西合璧的番仔楼
合上南洋信笺，寂静中依然诉说故事
他把手掌弓成燕尾的形状
显现你的成功和祈愿
凝望屋檐，一滴微咸的透明飞越两岸
倔强地不肯滚落下来



(CFP图)

姜母鸭

□朱永超

最近又到了一次泉州，说实话，我心心念念就是冲着姜母鸭去的。

其实泉州好吃的美食多得很。但那年，我头一次在泉州古城闲逛，无意中看见前方排着长长的队伍。当我走到店前一看，好几排炉子上，整整齐齐放着一个一个砂锅。我随口问了旁边排队的小姐姐：“这是在煲什么汤？还要排队呀？”她抿嘴一笑，说不是汤，便拉我后退两步，让我抬头看门上方的招牌。我脱口而出：“姜母鸭！”嘴里还嘀咕着：“有那么好吃吗？”小姐姐回应道：“好吃，这家是老店了，古法制作，你可以尝尝。”就这样，我第一次在异地他乡，排了好长时间的队，只为品尝一只鸭。

坐等鸭子上桌时，我思忖着，这道菜无非就是鸭子里多放些生姜一起煮而已。其实平日里我不是

很喜欢吃姜辣，故对这道美食内心是有一点疑虑的。这么想着，服务员已将大砂锅端到我的面前。当她掀开锅盖的一瞬间，一锅油亮红嫩的鸭块吸引着我的眼球。说是红烧非红烧，汁水收干聚色红；说是干煎非干煎，肉中沁油质酥鲜。鸭香中带着几丝姜味，似焦而未焦，从鼻腔通向喉咙，勾出一众待开的味蕾，生发出满腔的口水来。我急忙抓起筷子，夹起一块鸭肉送进嘴里，又夹起一片熬了的老姜，也送进嘴里。原先还担心姜辣会不会影响鸭肉的口感，可事实恰恰相反。当鸭肉的酥香油嫩遇到干姜的爽口微辣，便孕育出无与伦比的姜母鸭风味，满足了一个又一个喜欢美食、热爱生活有趣的客人。只为这一口，我愿意排队等待。

是的，我愿意。我愿意千里迢迢，只为一只鸭，而这只鸭，似乎也是泉州的一张美食名片。

果然，古法秘制，鲜味纯正，还是一回来时吃过的味道。我的病情一片为它而去，与老店数十年如一日精烹迎客，不就是一场美好的双向奔赴吗？

听泉州人说，姜母鸭的烹制手法有干香派、焖煮派、盐焗派等多种技法，口味不同，偏好各异。我这个外乡人看着这满城尽是姜母鸭的店与客，心也像那一排排炉子上的锅一样，暖了起来。姜母鸭里，早已融进我对这座城的欢喜和对城里烟火气的追恋。

食事



草在结它的籽，风在摇它的叶，我们站着，不说话就十分美好。

——顾城《门前》

春天没有花，人生没有爱，那还成个什么世界。

——郭沫若《小草也有春天》

整个春天，直至夏天，都是生命力独享风流的季节。长风沛雨，艳阳明月，那时田野被喜悦铺满，天地间充斥着生的豪情，风里梦里也全是不屈不挠的欲望……春天的美丽也正在于此，在于纯真和勇敢，在于未通世故。

——史铁生《比如摇滚与写作》

这些是米的孩子，麦的孩子，棉花的孩子……笑笑嚷嚷地挤在这松软深阔的胸膛里，泥土的香气，熏得他们有点发昏，他们不住地彼此搔痒呼唤着：“弟兄们，姐妹们，这里面太挤了，让我出去疏散疏散吧！”

——冰心《我们把春天吵醒了》